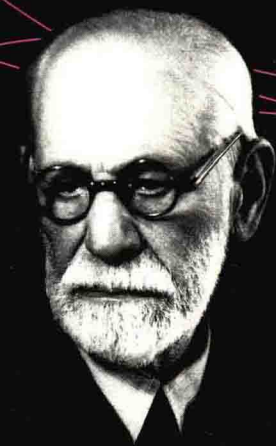


DIE
TRAUMDEUTUNG

梦的解析



SIGMUND FREUD

[奥] 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 著

方厚升 译

DIE
TRAUMDEUTUNG

梦的解析

SIGMUND FREUD

[奥] 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 著

方厚升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的解析 / (奥) 弗洛伊德著; 方厚升译. — 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339-4525-1

I. ①梦… II. ①弗… ②方… III. ①梦—精神分析
IV. ①B84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1293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
特约编辑 段 冶

封面设计 董歆昱

梦的解析

(奥) 弗洛伊德 著 方厚升 译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660mm×900mm 1/32

字数 452千字

印张 18.75

印数 1-10,000

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525-1

定价 6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Chapter 01

001	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
006	I 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
009	II 梦的材料：梦中记忆
019	III 梦的刺激和梦的来源
037	IV 为何醒来后会忘记梦
041	V 梦的心理特征
055	VI 梦中的道德感
063	VII 梦的理论和梦的功能
075	VIII 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

Chapter 02

083	梦的解析方法：对一例梦的分析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Chapter 03

- 109 梦是愿望的达成

Chapter 04

- 122 梦的伪装

Chapter 05

- 150 梦的材料和梦的来源
- 152 I 梦中的近期及一般性材料
- 171 II 作为梦之来源的童年期材料
- 198 III 梦的躯体刺激来源
- 217 IV 典型的梦

Chapter 06

- 259 梦的工作
- 261 I 梦的浓缩工作
- 284 II 梦的移置工作

287	III 梦的表现手段
313	IV 表现力的考虑
322	V 梦的象征表现：其他典型的梦
371	VI 一些例证：梦中的计算和言谈
388	VII 荒唐的梦：梦中的理智活动
420	VIII 梦中的情感
446	IX 梦的润饰工作

Chapter 07

476	做梦过程的心理学
480	I 梦的遗忘
496	II 回归现象
511	III 愿望的达成
531	IV 梦的惊醒、梦的功能、焦虑的梦
544	V 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：压抑作用
562	VI 潜意识和意识：现实

Chapter 01

关于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¹

在接下来的章节中，我要证明有一种可用来释梦的心理学技巧。运用这种技巧，任何梦都可以成为富有意义的心理结构，可以归入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的特定区域。

此外，我还想解释清楚，导致梦如此奇特和难以辨认的背后机理，并且从中挖出那些深层心理力量的实质，正是这些力量之间的协作或斗争导致了梦的产生。我的解释只要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就行了，因为一旦做到这一点，梦的问题就会汇入更广泛的问题，而要解决那些问题，就得运用其他材料了。

首先概要介绍一下，关于梦的问题，前人已有哪些成果，目前的研究状况又是怎样的，因为在本书的论证过程中，我很少有机会再谈到这个话题了。

大体上，尽管努力了几千年，人们对梦的科学认识却很少有什么进步，之前的研究者也普遍承认这一点，因此好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各类观点。在本书的后面，我附了一份文献目录，关于梦的主题，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评论，还有大量有趣的材料，然而，并没有或很少有材料能够澄清梦的本质，或者彻底澄清关于它的任何一个迷津。而受过一般教育的外行人当然了解得更少了。

史前时代的原始人类是如何理解梦的，梦对原始人世界观和灵魂观的形成有什么影响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，以至于我在这里忽略它，是有所不舍的。关于这个课题，我还是推荐大家去读一读约翰·卢伯克、赫伯特·斯宾塞、E.B. 泰勒等人的名作，但要说明一下，只有当我们完成摆在面前的“释梦”任务之后，才能真正理解这类问题和猜想的意义。

在古典时代，原始人类对梦的看法显然仍旧影响着各民族对梦的态度。² 他们认为，梦与他们笃信的一个超自然世界有关系，梦带来的是神灵或魔鬼的启示。此外，他们还相信，对梦者来说，梦是有重要意义的，通常是预告未来。可是，梦的内容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做梦者的影响过于纷繁复杂，很难用一种统一概念予以解释，有必要根据这些梦的价值和可靠性，对它们进行各种区分与归类。

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高低，当然还是取决于他们对占卜术的重视程度。亚里士多德有两部论及梦的著作，在这两本书中，梦已经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了。亚氏告诉我们，梦并非神赐，其本质与其说是神灵的，毋宁说是魔鬼的，因为人的本性实恶非善。也就是说，梦并不是来自超自然世界的启示，而是服从着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。当然，人的精神与神灵也还有一定关系。梦被亚氏定义为人在睡眠过程中发生的心理活动。

亚里士多德了解梦的部分特点，例如，梦会将人在睡眠中的轻微感官刺激放大成剧烈刺激（“人身体的这个或那个部位仅仅是轻微变热，做梦的人就会相信他正从火中走过，正被灼烧”）。他由此得出结论：梦会将身体变化的最初迹象透露给医生，而这些迹象白天是注意不到的。³

如前所述，在亚里士多德之前，人们并不认为梦是睡眠过程中

心理活动的产物，而将之当作来自神灵的启示。我们在解梦中随时可见的两种相反观点，在那时候就已经萌芽了。古人把梦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真实的、有价值的梦，是被送来向睡眠者发出警告或是预言未来的；另一类则是虚伪的、欺骗的、无意义的梦，其意图只在于把睡眠者引入歧途或是毁灭。

根据马克罗比乌斯和阿特米多鲁斯的观点，格鲁伯也对梦做过类似划分：“梦分为两类。一类只受现在（或过去）的影响，但对未来并无意义，这类梦包括了失眠——它直接再现一个确定的观念或其反面，如饥饿或飨宴；也包括了幻觉——它用幻想的方式扩展一个确定的观念，例如梦魇的情况。另一类梦正好相反，它们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，此类包括：1）人在睡眠中直接得到的预言；2）预告一件将要发生的事件；3）象征性的、需要做解释的梦。这种理论流行了几个世纪之久。”

这些对梦的纷繁评价，与“释梦”的任务密切相关。通常，人们希望从梦中解读出一些重要的答案，可是，并非所有的梦都明白易懂，人们无法断定某个难解的梦中是否蕴含着有意义的内容，因此一直以来，人们都在努力寻求一种方法，想把梦中那些无法理解的部分替换为容易理解的、有意义的内容。在解梦方面，达尔迪斯的阿特米多鲁斯是古典时代晚期最伟大的权威，他的著作非常庞杂。鉴于解梦著作大部分都已失传，他的书弥补了不少缺憾。⁴

在科学问世之前，古人对梦的观念与他们总体的世界观必然完全一致，即习惯将只存在于精神世界的事物，投影到外部世界的现实中去。这解释了清醒状态下，梦残留在清晨的记忆给人的主要印象。因为相对其他精神活动，在这残留记忆中似乎有全然陌生的东西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如果认为梦的超自然来源说在今天已经

没有市场，可就大错特错了：那些虔信派和神秘主义派的学者自不必说——他们执迷于曾占统治地位的超自然领域的残骸，直到这些残骸被科学解释扫荡一空。与他们不同的是，我们也经常能发现一些思想敏锐、排斥各种奇谈怪论的学者，也相信超凡神力的存在和影响，并以梦这种现象的不可思议性来支撑对这些力量的宗教信仰；还有些哲学流派，如谢林的追随者，他们对梦的看法清楚地表明，“梦是神圣的”这一古老观点仍未绝迹；某些思想家仍在争论梦是否具有预卜未来的力量，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所做的解释无法应对日积月累的海量材料。尽管凡是坚持科学立场的人，都会旗帜鲜明地排斥对超自然教条的信仰。

梳理人类对梦的科学认知史，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因为这种认知在某些方面虽然可能很有价值，却无法看到它沿着明确的方向有所进展。没有可靠的研究结果来奠定真实的基础，后继研究者就难以展开进一步研究，每位新来者都要重新捡起这些问题，从头开始。如果我要按照时间顺序，枚举每位研究者对梦的问题都发表过哪些观点，那我就无力全面、清晰地描绘人们目前对这一课题的认知状况了。因此，我还是选择跳过那些研究者，而从主题入手。论及每个关于梦的问题，我都会引用相关文献中找到的材料。

由于资料分散，而且还夹杂在别的文献中，无法全部找到，因此我要请求读者朋友们，不要太过挑剔——只要我没有遗漏任何基本事实和重要视角。

就在不久前，大多数研究者还倾向于将睡眠和做梦关联对待，并且精神病理学中的类似状态以及其他一些与梦相似的现象（如幻觉、幻视等），通常也被一视同仁。然而在近年的研究中，人们开始收缩研究的主题，转而将梦作为一个特别的课题单独考量。我乐

于相信，这表明了人们越来越相信，只有用一系列细致研究才能澄清这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，才能达成共识。我在这里提供的正是这种细致研究，而且是纯心理学式的，虽然睡眠状态表现出来的特征中，必然包含官能条件的变化对精神活动机能的影响，但我还是很少去研究睡眠，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生理学问题。所以，有关睡眠问题的文献也不在考虑之列。

对梦的现象本身的研究兴趣，让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，它们之间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，有交叉的地方。

I 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

人从梦中醒来后，会天真地以为，梦即使不是另一个世界来的，至少也将睡眠者带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我们要感谢老一辈的生理学家布达赫对梦所做的细致、精巧的描绘，他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话：“人们白天经历的劳累、享受、快乐和痛苦是不会再重复的，相反，梦的目的是把我们从中解脱出来。即使我们全神贯注于某一事物，即使我们内心悲痛欲绝，或全力以赴地执行一项任务，梦向我们展示的要么是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，要么只是从现实世界中抽取一些元素加以组合，要么只是进入我们的情绪而象征性地反映现实世界。”I. H. 费希特也直接在相同意义上提到了补足性的梦，并将之称为精神自愈的秘密福利之一。斯特伦佩尔的观点相似，他在一篇广受重视的论文里，这样评论梦的本质和起源问题：“人在做梦时离开了清醒意识的世界”；“在梦中，人对清醒意识下的有序内容及其正常举止的记忆几乎全部消失了”；“在梦中，人的心灵世界与清醒状

态下的日常生活内容及过程分离开来，几乎什么都记不起来。”

不过，关于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，绝大多数学者持相反看法。哈夫纳就认为：“梦首先是清醒生活的延续，我们的梦总是与不久前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有关，只要认真观察，几乎总能找到梦与前一天经历有关联的线索。”魏甘德径直反驳布达赫的那段话：“因为，很明显在绝大多数梦中都可以观察到，它们把我们直接带回到日常生活，而非把我们从中解脱出来。”莫里曾用一个简洁的公式表述如下：“梦就是我们所见的、所说的、所想的、所做的。”耶森于1855年发表了《心理学》，里面有更详细的描述：“梦的内容永远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个体人格，取决于年龄、性别、立场、知识水平、生活习惯以及个体此前全部生活中的事件和经验。”

在这个问题上，哲学家I.G.E. 马斯的态度最明确：“经验证实了我们的看法，这就是，我们最常梦到的是我们最热烈期待的东西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我们的热情一定会影响到梦的产生。有雄心的人梦到的是（也许只是他自以为的）已经摘取或行将摘取的桂冠，热恋中的人则在梦中为自己甜蜜的期待而忙碌……沉睡于心底的一切生理上的喜好和厌恶，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刺激，就会结合其他念头衍生成梦，或者让它们加入到一个已在进行的梦中。”

关于梦中内容对生活的依赖关系，古人的看法其实并无二致。这里引用拉德斯托克的一段话：“薛西斯一世在征伐希腊之前，遭到了臣下的谏阻，可是梦却一再鼓动他出征。对此，古波斯睿智的老解梦师阿塔巴诺斯一针见血地对他说，这不过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而已。”

卢克莱修的教育诗《物性论》中有这样一段诗句：“不管我们热烈追求着什么，无论往事如何萦绕心间，心灵不息追逐的目标，

还时常出现在我们梦田；辩护人寻根觅据，推敲法典，将军则运筹帷幄，跃马扬鞭。”

西塞罗也有类似的诗句。正如几个世纪后莫里所说的那样：“那个时候，在心灵世界里激荡翻腾的，是白天思想和行动的残余。”

关于梦中世界与清醒生活的关系，上面的两种观点相互矛盾，似乎确实无法解决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 F. W. 希尔德布兰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在他心目中，梦的特征只能用“一系列看似不断激化的矛盾对立”来描述，舍此别无他法：“首要矛盾就是，一方面，梦与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是完全分离或隔绝的，另一方面，两者之间又时刻都在相互渗透，每一方都永远依赖另一方。梦绝对是从意识清醒状态下所经历的现实中筛选出来的东西。可以这样说吧，梦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存在，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将它与现实生活分隔开来，梦让我们与现实脱离，泯灭我们对现实的回忆，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去经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，一种与现实世界毫无瓜葛的生活……”

希尔德布兰特进一步解释道，一旦入睡，人作为一个存在整体就像“在一道看不见的坠门”后消失了一样。也许，我们会在梦中乘船前往圣赫勒拿岛，给幽禁在那里的拿破仑送一些上品的摩泽尔葡萄酒，这位昔日皇帝会热情地欢迎我们，当这个有趣的幻境被梦醒毁灭时，我们甚至还会感到惋惜。不过，还是对比一下梦境和现实吧。我们从未卖过葡萄酒，也不想干这一行。我们从未乘船出海过，即使出海也不太可能以圣赫勒拿岛为目的地。对拿破仑，我们绝没有什么好感，只有爱国主义的仇恨。况且，当拿破仑在岛上去世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做梦者都还没出生呢，与他建立个人关系是绝不可能的事。因此，这种梦中经历看起来就像一种异质的东西，嵌在了

两个相互关联、相互继承的时间片段中间。

“尽管如此，”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，“它的反面看起来同样是真实的、正确的。我相信，梦既与现实世界分离、隔绝，又与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：梦不管提供什么内容，它的材料永远来自现实世界，来自依托现实世界展开的精神生活。不管梦的内容多么奇特，它永远都摆脱不了真实的世界，梦中形象无论多么瑰丽或者滑稽，它们的基本材料永远都是借来的，要么借自我们在外部世界中看到的东西，要么借自在我们清醒思维中不管以何种方式出现过的东西，换句话说，借自我们在主体世界或客体世界经历过的东西。”

II 梦的材料：梦中记忆

不管以什么方式，构成梦中内容的所有材料都源自人的经历，它们在梦中被重新加工、回忆，对我们来说，至少这种认识可被毫无疑问地接受。可是，如果认为梦的内容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可通过对比直观地显现，却可能是错误的想法。大量的事例中，这种关系一直都在隐藏着，必须用心寻找才行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，梦中的回忆能力具有许多独特之处，人们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但是迄今为止并未做出相应的解释，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这些特征。

首先，人们发现，梦中出现的内容材料，人在清醒后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它或经历过它。人也许能记起来自己梦到了某一内容，却记不起来是否真有过这种经历以及它的发生时间。人们不晓得梦从何处汲取了这一信息，于是就偏向于认为，梦有独立生成信息材料

的能力。经常直到很久以后，一次新的经历牵出了已遭尘封的旧事，梦的源头才由此真相大白。于是，人们不得不承认，人在梦中所知道的和回忆起来的，正是人在清醒状态下无力忆起的。⁵

关于这类例子，德勃夫就讲过自己的一次做梦经历，让人印象格外深刻。在梦里，他看到家中的院子被雪覆盖了，两只小壁虎埋在雪中，几乎已被冻僵了。作为一个爱护动物的人，他捡起了两只壁虎，暖热了它们，并把它们放回土墙上特地留出的一个小洞里，还给了它们一点长在墙上的一种蕨类植物上的叶子，他知道壁虎很喜欢吃这种植物。在梦中，他知道这种植物的名称——*Asplenium ruta muralis*。梦在继续，经过了一个插曲之后，又回到了壁虎。德勃夫惊奇地发现，又来了两只小壁虎在大吃剩下的蕨叶。他转身往空地上看去，又看到第五、第六条壁虎也正向墙上的小洞爬去。最终，壁虎排成了一列，占据了整条过道，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爬去。

在清醒的时候，德勃夫只知道很少几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，其中并不包括蕨类植物。让他非常吃惊的是，他发现确有一种叫这个名字的蕨类植物，它的正确名称是“*Asplenium ruta muraria*”（银杏叶铁角蕨），只不过在梦中略微有些走样而已。这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，但德勃夫就是想不通，他在梦中到底是如何知道这种蕨类植物的名字的。

这个梦是1862年做的。16年后，这位哲学家去看一位朋友，在友人家中，他看到了一个小相册，里面夹着一些晒干的花，在瑞士的许多地区，这种花是卖给外地来的人做纪念的。这勾起了他的回忆。他打开植物标本，在里面发现了他梦见的那种蕨类植物，写在旁边的拉丁文名称恰是他自己的笔迹。这样，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。1860年，也就是在他梦见壁虎的两年前，这位朋友的一个姐姐在蜜

月旅行时，中途拜访了德勃夫。当时，她身边带着这个要送给弟弟的相册，德勃夫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在一位植物学家的口授下，给每一种晒干的植物都注上了拉丁文名称。

还有一次意外运气，让德勃夫追踪到了这个梦中另一部分内容被遗忘的源头，因此这个例子更值得与大家分享了。1877年的一天，他无意中拿起一本旧画报，在里面看到了一幅壁虎排成一列的画，与他1862年在梦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。这本画报的出版年份是1861年。他这才回想起来，从这份画报开始出版发行起，他就一直在订阅它。

梦具有回忆的功能，但这种回忆在清醒状态下却办不到，这一事实非常值得注意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。我想再举几个这种“记忆增强”的梦，希望引起大家对它的重视。莫里曾经讲过，有一段时间，“穆西丹”这个词常在白天进入他的脑海。他知道这是一个法国城市的名字，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梦见自己在和一个人交谈，那人说自己来自穆西丹，当他追问城市的位置时，那人回答道：“穆西丹是多道格涅行政区内的一个专区城市。”醒来后，莫里并不相信梦中得到的这个答案，可是地理辞书告诉他，这一答案完全正确。这个例子证明，梦其实知道得更多，只不过这些知识的来源不明，被遗忘了。

耶森也讲过一个类似但更为古老的梦：“此外，老斯卡利格的梦也是如此。他写了一首诗赞美维罗纳的名人们，一个自称布鲁克纳鲁斯的人出现在他的梦里，抱怨自己被他忘掉了。斯卡利格虽然记不起自己曾经听说过他，但还是写了诗赞美他。后来，他的儿子在维罗纳了解到，那里以前确实有过一个著名的批评家，叫布鲁克纳鲁斯。”